

情系三农七十年

方粹农文集

方粹农◎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F 32
236-C1

情系三农七十年

——方悴农文集

方悴农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系三农七十年·方悻农文集/方悻农著.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6

ISBN 7-80208-247-1

I. 情...

II. 方...

III. ①方悻农-文集 ②农业经济-中国-文集

IV. F3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6473 号

书 名:情系三农七十年——方悻农文集

作 者:方悻农

责任编辑:欣 慧

封面设计:盛世华光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政编码:100733

发行热线:(010)65369527, 65369529

编辑热线:(010)65369525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书林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mm 1/16

字 数:720千字

印 张:39.5

印 数:1—3000

印 次:2006年12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208-247-1/F·014

定 价:76.00元



目 录

延安十年

投奔延安

- 抗日战争引我走上革命的道路 (3)
- 翻身农民张瘸子 (11)
- 毛主席亲自关怀的边区首届农产竞赛展览会 (28)
- 抗战初期的陕甘宁边区农业学校 (33)
- 抗战期间的延安中国农学会 (41)
- 我们对于边区农贷问题的意见 (43)
- 耕牛问题 (45)
- 陕甘宁边区农业经济的跃进姿态 (48)
- 在边区的东南角上 (53)
- 农贷发放中的几个实际问题 (58)

真武洞

- 一个边区新兴的农业市场 (67)
- 农贷小组长李林功 (69)
- 延川南河的植棉贷款 (71)
- 孟庆成的扎工队 (74)

放下针线拿起锄头

- 记妇女劳动英雄刘女儿和曹女子 (77)
- 劳山的农贷 (80)
- 边区农贷工作的检讨 (82)
- 论大后方的农贷问题 (92)

解放战争时期

- 华北解放区农业技术推广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 (99)
- 解放战争时期石家庄的两个小型骨肥厂 (107)
- 一个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农业学校
- 黄村农业职业学校考察报告 (111)





建国初期

张德有怎样创造小麦高产和农业社的全面丰收	(117)
保证全苗、缩小行距、培养地力是小麦增产的三大法宝	(121)
晋中南盆地麦棉增产的几个关键问题	(128)
显著的变化	
——记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科研人员在农村蹲点前后的思想变化	(141)
农业科学工作者为农业生产服务的道路	
——记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 1953 年的农村工作情况	(144)
山西中南部的小麦晚霜冻害	(153)
晋西北山区水土保持与农林牧生产发展潜力考察报告	(159)
苏联帮助我国建立的国营友谊农场	
——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40 周年	(167)
三江平原生荒地的开垦与利用	
——1955—56 年国营友谊农场建场初期的农业技术经验	(174)
大豆 15 厘米窄行密播不中耕能获高产	(199)

跃进前后

榆林千斤沟调查	
——花园沟的两个农业社是怎样在沙漠包围中创造高产奇迹的?	(205)
南泥湾与临镇川水稻生产调查	(216)
宜君县清河农业社怎样在陕北树起水稻高产旗帜	(220)
兴国洪门山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224)
记 1959 年匈牙利农业展览会	(233)
对天津近郊和文安洼垦荒生产的几点建议	(235)
把农业技术干部放到人民公社的生产领导岗位上去	(240)
对北京郊区抗旱保丰收和农业技术改革的几点建议	(241)
我国稻谷生产的发展与科学研究的成就	(245)
得天独厚的柬埔寨农业	(248)
柬埔寨的农业生产情况及其存在的问题	(252)
柬埔寨的土地农民问题	(255)
柬埔寨粮仓——马德望省的稻谷生产	(268)

“文革”前后

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在浙江省农业科学实验和矮秆水稻示范现场会上的发言	(275)
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期间的农业生产	(279)



越南人民反对美帝使用化学毒剂毁灭农业的斗争	(283)
提高我国苹果质量适应市场需求	(286)
北方抗旱科学技术讨论会纪要	(289)
附：北方抗旱播种的技术经验	
加拿大农业生产与农业科学考察报告	(298)
我国小麦高产经验与科技成就	(303)
美国农业生产与农业科学考察报告	(310)
异军突起的美国大豆生产与科研成就	(316)
组织科研协作 提高果品质量	(331)
全国干果科技座谈会纪要	(336)
我国杂交水稻首获成功	
——全国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议纪要	(340)
苏州地区发展三熟制的斗争	(345)
我国南方迅猛发展杂交水稻的情况	
——为建议召开现场经验交流会给农林部核心领导小组的报告	(356)
发展南方冬种甜菜 扩大我国糖业生产	(361)
关于发展杂交水稻的若干问题	(364)
我国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研究的成就	
——在外交部干部学习会上所作的情况介绍	(374)
中国的水稻育种	(384)

向农业现代化进军

关于农业现代化问题

——在各省来京参观农业学大寨代表会上的报告	(401)
-----------------------------	-------

有关农业现代化的一些问题

——为中国科协编辑出版的《四个现代化宣传活动资料》而作	(414)
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发展概况	(428)
菲律宾农业生产和农业科研体制考察报告	(455)
菲律宾的绿色革命	(465)
在我国杂交水稻荣获国家特等发明奖授奖大会上的发言	(467)
云贵川水稻育种科学技术考察报告	(469)
晚期建立的中国水稻研究所	(475)
我国农业现代化与农学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483)
中国农业发展的成就与展望	
——访日期间向日本朋友所做的介绍	(492)
日本的农业经济信息体系	(497)
怀念中国农业科学院第一任院长丁颖院士	(505)



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

- 在武义县机关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507)
- 关于武陵山区农村综合开发治理的报告 (519)
- 进一步提高农业学术期刊的质量
- 中国农学会学术期刊编辑工作研讨会的小结 (528)
- 沉痛悼念蔡子伟同志 (533)
- 无私奉献的光辉榜样
- 纪念我国著名棉花专家俞启葆诞辰 80 周年 (535)
- 祝贺羊年新春
- 写给中国农业大学分布在全国农村中的校友们 (538)
- 立体农业在我国现代农业中的地位和作用 (540)
- 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在期待着你们
- 写给中国农业大学第五届函授新学员 (546)
- 立体农业为南方丘陵山区开辟脱贫致富的道路
- 南方丘陵山区立体农业综合开发学术讨论会开幕词 (548)
- 日本的农业协同组合及其服务体系 (550)
- 广西石山区农民的贫困状况与扶贫建议 (553)
- 中国农学会第四次出国进修成果交流会总结报告 (556)
- 抓住攀西开发机遇 促进立体农业发展
- 中国农学会立体农业分会成立大会暨全国立体农业高层研讨会
- 四川省立体农业科技实验培训中心落成典礼开幕词 (559)
- 发展立体农业 迎接第六次产业革命
- 全国立体农业学术讨论会的开幕讲话 (561)
- 恢复和扩大我国大豆生产的几点意见 (564)
- 太谷核不育小麦的发现 (566)
- 漫谈武义大栗 (569)
- 纪念我国开展杂交水稻研究 30 周年 (571)
- 创办十年来的中国农业大学
- 在中国农业大学第三届理事会上的工作报告 (573)

离休以后

- 发挥带头作用的山东农业 (581)
- 寿高百零二岁的小麦专家金善宝院士 (583)
- 现代农学在中国兴起的一百年
- 写在《中国科技专家传略·农学编·综合卷》的前言 (585)
- 爱国科学家邓景扬博士的特殊贡献
- 太谷核不育小麦和湖北光敏核不育水稻的科学鉴定与利用 (589)



怀念王寅生	(593)
致富思源 富而思进	
——在全国农民读书活动颁奖仪式上的发言	(596)
《中国近代农业改进史略》序言	(599)
周恩来总理的伟大胸怀	(601)
祝超级稻首创者杨守仁九十大寿	(605)
从建设高尔夫球场谈如何保证我国人均有一亩高产稳产农田	(607)
实现大西线调水 把世界第二大沙漠——塔里木盆地变成绿洲	(611)
悼念亡妹方菊如	(616)

延安十年



投奔延安

——抗日战争引我走上革命的道路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我作为一个上世纪 30 年代初开始学农，并一辈子从事农业科技工作的共产党人，回忆在那抗战烽火中，如何走上革命道路，并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设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用以纪念中国人民在这次反对外来侵略中取得的伟大胜利！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一次次都由于统治阶级的软弱无能和“宁赠友邦，勿予家奴”及“攘外必先安内”一类反人民的错误政策，造成一次次“割地赔款”节节败退，沦落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和亡国奴的屈辱。“九·一八”东北沦亡后的第七年，日本侵略者又以更大的野心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占领北平、天津，接着又在“八·一三”进攻上海，中国人民期待已久的“抗战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当时，我是杭州拱宸桥浙江省稻麦改良场的一名技术人员，正冒着酷暑在玉米试验地里套袋、授粉进行自交系选育。8 月 14 日在杭州上空的一场空战，就在我们的头顶上展开，眼看敌机被我笕桥航空学校的师生击落，雀跃之情实难言表！但以后敌机每次空袭就再也看不到我机迎战，致使敌机无所顾忌地低飞扫射。在南星桥车站被炸时，有人亲眼看见敌机上的驾驶员，竟是原来在笕桥航校高薪礼聘的意大利教官，现在又成为日寇雇佣的侵略者刽子手。把我国刚刚形成的空军基地彻底摧毁，不能不令人为我们的国防担忧！

为了支持抗日战争，9 月上旬浙江省战时食粮管理委员会成立，从各有关单位抽调人员在省政府建设厅内集中办公。我们稻麦改良场场长莫定森成为委员兼生产股股长，我被抽调去生产股工作。当时浙江是个严重缺粮省份，但却到处都有冬闲田，特别是杭嘉湖地区。于是我们建议扩种冬季作物来增产食粮和食油，并迅速得到批准和拨款支持。我也就不顾敌机连番空袭，在两周内编好《冬季作物栽培法》并以最快速度印刷出版，分发给各县。省粮委会筹划经费购买了一大批大麦、小麦、蚕豆、豌豆、油菜等作物种子，抽调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分赴各专区指导督种。

当时浙江划分为 11 个专区，除嘉兴专区靠近上海前线谁也不愿冒此风险，其他 10 个专区的人员均已落实。我想到上海前线为着阻止敌人登陆，往往整个师的编制进入滩头阵地，在敌舰炮轰和敌机轮番密集轰炸下，换防时只留下少数重伤员和后勤人员，为什么我们后方人员就不能做出牺牲？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主动要求去嘉兴地区工作。一个多月下来取得意外的结果，原来发给各县的种子远远不够，并打听到平湖县城有大量的大、小麦、油菜和蚕、豌豆积存可供采购作种。得到省粮委会同意，再次去到平



湖已是10月底，正遇上日寇为突破我上海防线，于11月5日清晨4时在我平湖县境的金山卫登陆，并迅速占领金丝娘桥、全公亭等处，平湖已处于战争前线。当日上午匆忙赶上长途汽车离开平湖县城向嘉兴进发，恰巧途中汽车“抛锚”迟到近20分钟，没有遇上5架敌机在嘉兴车站轮番轰炸，把一列从上海方向开来、连车顶窗框上也挤满逃难人群刚刚进站的列车，和在嘉兴车站月台上挤得满满的候车人全都罹难，碎尸遍地，炸毁的列车车厢，有的还在融融燃烧，有的已烧得只留下钢筋，令人惨不忍睹的场面！几十年过去，每想起这次的经历，都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国人民要遭受如此浩劫！我虽免此灾难，却更增添了终身难以忘怀的仇恨！直到傍晚，车站还没有清理完毕，下一趟列车进站，我能侥幸地挤进车厢，车开了，眼看一起挤车的那些扶老携幼举家逃难的人，一家老小被活活拆散，列车开动时，车内车外一片凄惨的呼喊啼哭，生离死别，谁也不知能逃向何方？

次日清晨，列车停停开开终于到了杭州。杭州车站和大街小巷被逃难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谁也难以移步！敌机在上空低飞扫射，谁也无法卧倒和躲避！大小店铺和住家门窗都已紧闭，沿街没有茶水供应，也看不到有一个维持秩序的岗警，原来日寇在浙江境内的金山卫登陆，省主席朱家骅就带着他的一班头头脑脑和省会警察大队，撤离杭州到了金华。直到下午二三点钟才挤到湖滨，回到国货陈列馆楼上出发前的临时宿舍，那里已空无一人，蚊帐被褥和能用的东西全被人拿走，湖滨将军路上堂堂有300多官员办公的省府建设厅，大门紧闭，高墙上张榜公布名单上只有30多人限期到金华报到过期不候。我在就近访问了几位榜上无名的老同事，才知道对他们没有任何疏散转移的安排，他们怕走出家门，就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只好提心吊胆的呆在屋里等待日寇的到来！傍晚我找到家在武林门外的场长莫定森先生，他妻子和孩子早已于9月初遣送回四川广汉老家，只身留在杭州，见我回来，似乎正在期待，立即问我有什么办法能去金华？第二天我凭着人地两熟，在转塘附近的江边上找到一条小木船，说好船价引到附近隐蔽处，又找到几辆人力车在人群较少的地方等着，当夜11点多钟终于把莫定森、吴耕民、还有一位姓戴的土壤学家从转塘附近上船，幸运地离开了日军将要占领的杭州。

* * *

本来，当时钱塘江大桥已建成通车有一个来月，但国民党当局借口军用保密，不准普通车辆和人群从桥上通过，致使那些从京沪杭三角地带蜂拥来到杭州的难民，仍要从江干码头乘轮渡过江，而轮渡来回要一个多小时，黑压压拥到码头上来的的人群，上面有敌机扫射肆虐，轮渡快要靠近码头，逃难的人群都拼命地往前拥挤，在引桥上面的人群既不能躲避，又没有阻拦，一批批被推进江中，江水滔滔，寒风凛冽，老弱妇孺哪还有生还的希望，真是惨绝人寰！

我们到了金华，莫定森先生得知稻麦改良场抢运出来的物资还滞留在余杭城内，金山卫登陆的敌人正从湖州迂回包抄杭州，押运的人为顾自己逃命又急于离开。莫又拿着紧急电报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我答应了他，并得到家在富阳的同学俞振亚的帮助，前往抢运这批宝贵的物资，包括一批珍贵的图书仪器和多年搜集培育的农作物品种材料。——也有自己正在选育的那些玉米自交系。船到富阳靠岸，翻山越岭走了80里山



路到了余杭县城，有人告诉我们只要能出双倍工资，要多少人有多少人，立即可以找到民夫！当晚抬的抬、担的担全部搬到停靠在富阳江边的船上，按出发前的交待先卸到兰溪，准备在那里开展工作。办完事回到金华，浙江政局有变，朱家骅调走，黄绍竑从湖北调回浙江主政。黄是军人出身，有点战略眼光，决定把省直机关迁到浙南山区的丽水，并决定把2月份黄绍竑离开浙江后，被朱家骅拆散的浙江省农林改良场恢复建制，改名为浙江省农业改进所，仍由莫定森负责主持，把所址迁到松阳。莫又要我负责再去兰溪，把这批物资运到松阳，这已经是12月枯水季节，婺江上游已不能通船，只能用竹筏装载；好在这里是我的家乡，婺江上游撑竹筏的不少还是乡亲。我又花了三四天时间，把这批物资从兰溪用船运到金华，找到了有熟人撑的竹筏往上游启运；万万没有想到，把物资装上竹筏，清点交待后，回到办事处还没有喘过气来，撑竹筏的老乡就从后脚赶来，无奈地说：托运的货物全被扔在溪滩上，竹筏已被带枪的人抓去，为那些省党部的头头往永康运绍兴老酒和金华火腿！我只好又冒着寒风回到溪滩上看守这些东西，并另想办法请人往松阳搬运。

直到1938年1月初，辗转把稻麦改良场的重要物资全部运到松阳城外新开过光的太保庙，并在那里迎接浙江省农业改进所的成立。而所有设在杭州附近的林业改良场、棉业改良场、蚕桑改良场、昆虫与植病研究所、土壤调查所等单位，在这次突如其来的既无准备、又无组织和计划的撤退中，头头脑脑只顾自己匆忙逃命，所有设备全都丢失，只有少数不愿做亡国奴的科技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在经历种种磨难能来这里集中。其中我在稻麦改良场的同事王鸿年，江苏常熟人，原在稻麦改良场做文秘工作，杭州危急时夫妇俩带着6个孩子逃难，大的不过10来岁，离开杭州时两个大点的孩子抬着铺盖出走，幼小的夫妻俩各背一个携一个，走到兰溪已有20来天，鞋子早已破烂，光着脚在雨雪中行走乞讨，我在兰溪船码头遇见这一家时，给他留几元钱要他们赶紧到金华找莫场长。待我回到金华，王鸿年来找我，说携家带口谁都无法安置！问我有什么办法？我考虑，金华离我家只有40来公里，当时农村里100斤大米只要两元多钱，冬天农民家的白菜、萝卜、芋艿谁家都不缺，豆腐、鸡蛋、猪肉也都比城里便宜，就商定把他妻子儿女安置到我家。后来经我父亲介绍让他妻子在我村小学当了教师，大的孩子都上了学，在那里住了一年多，时局暂时稳定才搬到松阳。还有原设在金华的浙江省家畜保育所建制撤销，科研人员也要迁到松阳，这里的高级研究人员彭起，是广东人，与莫定森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去法国勤工俭学，他在那里还娶了一个比利时的太太，当时已有3个孩子，还雇用一个保姆，既不能带到松阳去，又不能留在金华，也来和我商量，希望能送到我们乡下去。我怕他们在农村生活不习惯，但她意志坚决愿到农村吃苦，也送到我家住了近一年时间。事隔20年后，1957年7月我陪同突尼斯农业代表团头一次回到杭州，去浙江农业大学看望他们，提到她们在我家时，她已经学会能讲一些浙江中南部的方言，说她在我家住的那一年，生活稳定，我的哥哥嫂嫂和妹妹像亲人一样，不论有什么事都肯帮助，生活过得不错；后来到了松阳，特别是1942年日寇占领松阳，又逃到云和，在那里没有东西吃，就得吃糠，咽不下，拉不出，什么苦头都经受过！



* * *

我在松阳呆了20多天，在古市选定试验场地后，又到丽水看望冯紫岗、韩雁门等老师和一些熟人同学，他们对抗战抱有信心，正在以浙江省政府建设厅战时物资调整处为活动中心，收容从上海、杭州等地来到浙南山区的一些有血性不愿做亡国奴的知识分子，开展后方生产工作。他们满腔热情愿为抗战做出牺牲，放弃了战争爆发后工资减半、每月还有150多元的待遇，每人每月不分上下一律只领15元生活费，以便更多安置从沦陷区出来的农业科技人员。冯老师跟我谈，把支援战争所需要的物资搞上去的重要意义。我出于多虑，怕他们这样做，国民党当局不能相容，因为杭州沦陷后，那些过去千方百计压制抗日救国运动的反动人物，也已集中到浙南山区，他们反动的本性难改，免不了会有一场新的较量！冯老师却以为，“抗战是一个大熔炉，一切都会变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老师还是没有认清他们的本质，当年秋天他先是接到装有子弹的恐吓信，“要不走开，就请吃子弹！”不久，他的两位上海劳动大学农学院毕业的学生，得力助手刘俊生、龚瀛被暗杀，逼得他离开浙江回到河南，后来知道他回到河南后，不久死于脑溢血，那时他才40来岁！

当时浙南山区非常闭塞，没有像样的报纸刊物，也没有收音机可以听听新闻。我们已有两个来月没有看到报纸，十几个同学聚集在丽水商量集资办一个刊物，定名《抗爭》，打算先出半月刊，并推定羊君度负责筹办，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因为印刷厂不肯承印受束缚，只想把设备脱手出售，又听到传闻，日寇占领上海、南京、杭州后，宣布诱降政策，凡长江以北的银行存款、企业股金以及土地房屋等不动产，可给财产持有者归还49%；长江以南的持有者可归还51%的条件，招降纳叛。一些带有银行存折和财产持有凭证的逃难者，在去金华、丽水的银行都不能兑现，眼看生活无望，便开始有人从温州乘海船回上海。

离开丽水，回到松阳，浙江省农业改进所已将我安排在农艺系，继续玉米自交系的选育。我考虑玉米育种工作，没有十年八年难见成效，而日寇不到三个月就把京沪杭全部占领了，浙南山区又能允许你存在多久？既不愿意做亡国奴，就得针锋相对拿起刀枪把他赶出去！我决心向莫定森所长提出辞职，他问我要到哪里去？我不能也不敢说我要去延安，只说在这里，日寇不会允许我们长期干下去，出去看看有谁真有决心和能力抗日救国，能把日寇赶出中国去！莫先生推心置腹地说：你要能不怕吃苦，就到陕北去！他们才是真正决心抗日，能把日寇赶出去的力量。我在法国时曾与徐特立、李富春他们在一起过，回国后因为国内战争无休无止、政治环境恶劣，所以什么党派都未参加，好好做点科学技术工作……。他嘱咐会计给我和姚作农发了一月份薪水，并知道与我同去的还有羊君度同学，就亲笔写了一封不具收信人姓名，只介绍我们3位都是具有农业科学技术知识经验的爱国青年，每人赠送10元旅费，让我们满怀壮志地离开了松阳。

* * *

我们离开松阳，起早摸黑，足足走了两天山路回到我的老家，正是农历除夕夜。在这战乱岁月中还能全家团聚，真是非常难得！三人结伴，投笔从戎的举动，也感动了全



家老少和亲友！因为雨雪一直不停，又正值春节不出远门的风俗，呆了十来天才上路。杭州沦陷时，刚建成不久的钱塘江大桥被我军炸断，浙赣铁路的火车还能照常开行，我们从金华到了南昌，那里离战场较远，社会秩序稳定，市面上可以看到后方各地出版的许多书报，又找到原在浙江省农林改良场的同事——《新农村》月刊主编姚方仁的关系，我们带着铺盖，就在他工作单位——江西省农村合作委员会的楼上打地铺。当时的南昌，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刚把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从苏联要了回来，安置在江西（后任赣南专员），为表示“开明”，表示“国共合作的诚意”，允许共产党方面的书刊在南昌公开销售，在那里可以看到斯诺的《西行漫记》和《毛泽东自传》，也可以看到王明（陈绍禹）的《为中共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还可以看到张国焘在川康另立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出版的书刊。

在南昌住了不到一个星期，姚方仁为我们写了几封介绍信，介绍几个在武汉或已去延安的朋友。后来在武汉见到过的几位都劝我们留在武汉，已记不清他们的名字，到延安以后遇到的有文联负责人诗人柯仲平和戏剧家张庚。

到了武汉，在武昌找到湖北省农业试验场场长汪呈因，也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农学家，浙江省农林改良场推广部门的负责人。我们三个人就住在宝积庵试验场场部一间贮藏室里，每天早晨徒步走到徐家棚过渡去汉口找关系，找来找去一些进步的朋友异口同声：现在是全民抗战，哪里都一样，为什么一定要到延安去？也有人悄悄地说：新四军也在要人……。

后来打听到王寅生同志的下落，他是1936年我们在浙江省农林改良场推广部门的同事，是介绍我参加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在他所组织的读书会上较深刻地认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也是他使我从怀疑到放弃农村改良主义思想的第一人。特别是西安事变时，他去了一趟上海，回来悄悄告诉过我：周恩来来到西安周旋，共产党主张释放蒋介石、逼蒋抗日的内幕。这次在汉口见到他，他也劝我不要去延安，并让我留在汉口，参加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正在筹办的农村问题研究所工作。但再三表明由于经费不足，不能同时留3个人。

最后，不得不直接去原来的日本租界找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可是那里的答复也一样：“抗大随时都在招生。不过要去延安，必须要有国民党中央委员、救国会的领导人或共产党员的介绍。”

经过10多天在汉口、武昌之间来回奔跑，找不到去延安的关系，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汪呈因先生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张天翼先生已从天门回到武昌！这是最后的一线希望，张是湖北天门人，也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农学家，曾在浙江和湖北省政府建设厅任农矿科科长，黄绍竑从湖北调回浙江时，他失去了湖北省建设厅工作的机会，正在考虑再回浙江，还是另想办法去四川？他曾为我的著作《中国农业推广》一书写过序言，对我有一定了解。我们这次在武昌见面，他非常关心浙江的政局情况，我告诉他杭州沦陷时的混乱，以及撤到浙南山区后，农业改进所和物资调整处的种种情况后，他也摇头表示不去浙江，还是考虑去四川。

我把我们离开浙江，莫定森所长建议我们去延安，以及在武汉10多天来的遭遇给



他诉说后，他表示非常同情，并立即站起来要陪我们一同出去找人想办法。

正走不远，遇到他正要为我们找的马伯援老先生，马与董必武既是湖北同乡，又同在日本留学时的同盟会会员，当时他是湖北省农村合作运动委员会总干事，张先生把他引到僻静的小巷跟他说：我这3位浙江来的青年朋友想到那边去，问他能不能做个介绍？马老先生满口答应：“有志到那边去，那是好事。我晚上打个电话过江给董必武，那边办事处还有周恩来，宣侠父都是浙江人，他们一定会欢迎，明天来拿我的介绍信！”

第二天，我们再去找张先生，马老先生的介绍信已送到他家里，张先生把介绍信交给我们，并给我们每人送10元路费，为我们壮行。我们拿上介绍信，当即渡江去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同志表示热情欢迎，并立即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张登记表，要我们填写履历，由3位同志分别给我们谈话，考验我们的决心说：“陕北那个地方很艰苦，抗大10多个人睡一个炕，吃小米饭，没有像样的菜，也很少有肉食……。”我们表示决心，只要有人能在那里生活，我们也行；如有必要，就是没有人的地方，我们也愿意去试试。他们说：“有这个思想准备就好！”当即办了去延安进抗大的手续。

* * *

为什么当时要投奔延安有那样难呢？

后来才知道当时王明在武汉主持中共长江局的工作，他从共产国际回来不久，既不了解国民党的实质，也不理解广大知识青年的思想倾向，坚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生怕蒋介石国民党不高兴要翻脸，不肯敞开大门，让一切不愿意做亡国奴的青年都能去延安看看，接受短期教育，好让他们有个比较，以便选择自己要走的道路。

由于去延安有这样难，我们从武汉动身时，只好对那些期待着我们信息、再做抉择的亲朋好友写信，推说在武汉遇到农业界前辈发起去新疆开垦的机会，我们去了新疆。当时国民党军警对待投奔延安的人，还是不抓不杀，只是利用年轻人没有经验，在火车上、旅馆里、关卡上检查盘问，要看你的证件，你要是把八路军办事处的证件给他看，他会找个借口把证件没收了，也就去不成了。我们把介绍信缝到制服领子里，随身带的还是学历和工作的证件，盘问时说是去新疆开垦，也就顺利地过来了。

到了西安已经是2月27日，正好下了一场大雪。当时从西安到延安的咸榆公路还是黄土路，下了雪一时融化不了，汽车不能开动，要等到雪融化了，土路干了，才能前往，所以又在西安等了十多天，正好等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去延安的卡车，在路上又整整两天，于3月15日到达延安。

当时，能到延安的人很少，我们报到后，就在老城隍庙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三期第十三队插队过了半来个月，直到4月初第三期完全结束，才正式编入第四期四大队二队，又先在城内鲁迅师范学校借住，待前期同学开挖还没有挖好的窑洞我们接着挖好，才正式搬到清凉山。

初到延安的印象，机关部队和群众打成一片，军民相处非常融洽，根本用不到戒备，农村也只是妇女儿童在站岗放哨，盘查外来生疏人员。街上也是井井有序，看不到乞丐流落的人。有的人携家带幼来到延安，也都分别得到安置。大家都有事做，有饭



吃，有书读。

我们进抗大时，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已有红绿色油光纸油印的讲义可以阅读讨论，毛主席一次次亲自来给抗大同学讲述抗日战争的形势，解释抗大“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校风的含意。他讲陕甘宁边区山川地势和别处没有多大差别，但它经过土地革命，搬掉了压在人民头上的封建势力，农民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可以耕种，不再受土豪劣绅和军阀的压迫。他们参加抗日救国，既为了国家也为了自己，是自觉自愿的。后来又系统讲授《论持久战》。当时，朱老总等都在敌后抗战，抗大还请外来教授何思敬讲《战略学》，艾思奇讲《哲学》。罗瑞卿已由教育长提升为副校长，由他亲自讲《军队政治工作》，还有专人讲《游击战术》等等。张国焘叛变前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理主席，为了突出自己曾在会场上安置一个排的卫兵，给抗大同学讲述《陕甘宁边区概况》。

在我们同期同学中，有后来创作《谁是最可爱的人》和《地球红飘带》而名闻中外的作家魏巍，当时他与我同属四大队二队，是个初中刚毕业的青年，还有陈慕华是四大队女生队的排头兵，也才是十七八岁的女青年，而我已经是二十三四岁有两个孩子的父亲，当然也还有比我年龄更大的同学。

抗大由于多数是外来知识分子，生活待遇上受优待，一般机关工作人员每天发5分钱菜金，给抗大学员发7分。当时延安老城不过三千来人口，既没有专业种菜的菜农，也没有蔬菜市场，每个伙食单位的事务长，要牵着牲口到远近农民家里去挨家挨户采购些为他们自己准备、没有太多余剩的土豆、萝卜、蔓菁和干豆角之类，食油就更稀少得可怜，农民也只有在地头地墒带种数量有限的麻子，炒熟碾压后，在锅里经过煮熬漂离出来的少量食油，事务长出去采购苦口婆心感动了他们，才由各家各户匀点出来，一个伙食单位120多口人，只得用清水加盐煮上一大锅土豆块块和干豆角，再用小勺烧点油浇在上面有点油花，每人连汤带菜分上一小勺。4月初挖完窑洞，天气转暖，我就建议开荒种菜来改善生活，建议得到队领导和同学们的支持就进入行动。

到了5月下旬，抗大校部的队列科长和供给科长一同来队里找我谈话，问我是否愿意留在边区工作？我表示愿意。后来知道供给科长张济民是江西人，是知识分子出身的长征干部，他和队列科长都预先看过我的自传。

过不了几天，正是五卅惨案纪念日，班上轮到我值日，午饭后我把饭桶和菜盆拿到山下厨房洗了回到山上，天下起蒙蒙细雨，同学们都已列队站到各自窑洞门口，班长已把我的铺盖捆好，包袱、脸盆由几个同学分别提在手里，指导员带头喊起口号：“学习××××同学服从组织分配，工作不讲价钱的精神！欢送××××同学到光荣的工作岗位上去！”……喊声震动了整个山谷。班长和几个同学把我和一个原籍东北辽宁北大毕业后还作过研究生姓高的同学送到山下。我们接过行李趟过延河，直奔北门外大泛沟口的抗大校务部供给科去报到。

见到张济民科长，他让我留在军实股任副股长，老高去旧府衙二大队任军需员，并说我们是头一批和工农干部结合的知识分子。供给科分军实、粮秣、财会三个股，干部